

家住武吉班让的林小梅(50岁)去年中风后,经医疗社工介绍,家人将她送到离家不远的光明山修身院居住。如今,林小梅靠轮椅代步,生活起居也需旁人协助打理。记者采访当天,刚好碰到林小梅的小儿子与女友前去探访。面对记者对“邻避”现象的提问,这名始终不愿透露姓名的24岁青年直言:“如果母亲没中风,我肯定不会同意在离家附近建疗养院,因为它会彻底改变环境。但是现在,我倒非常欢迎这些设施出现在社区,因为今天我有个需要。如果疗养院在社区中真能发挥作用,那它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。”

他告诉记者,母亲搬到疗养院后,家人虽很想念她,却也觉得非常放心。“我们原本不愿把妈妈送到疗养院,但家里实在没人照顾,这里有护士照顾她的生活和饮食,而且距离我们的家只有五个巴士站的路程。她能住在这里,我们觉得很幸运,也很感激。”

有需要就明白它的好

光明山修身院行政总监庞业娟受访时透露,由于疗养院设在马路边,不直接面对组屋,却又非常靠近组屋区,因此常有附近居民致电询问是否可申请入

住,来自附近组屋区的住院居民占了总人数的20%。她说:“我们是这个社区唯一的疗养院,入住的大多是经过转介的获津贴病患。申请人都希望疗养院靠近住家,有机会与家人多见面。”庞业娟认为,部分居民不喜欢疗养院,是因为他们还不不需要这类医疗或护理设施。

疗养院并不光只是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,不少年轻住院者因中风或其他病症,也是受照顾的对象之一。金融顾问吴丽萍(39岁)一年前把因车祸受伤的弟弟送到德惠住家附近的宜康疗养院,接受专业护士的照顾。她说:“我们之前找了很多家疗养院,希望给弟弟最好的照顾,但后来还是选择离家最近的一家:这样,不会离他太远,每天还可以走路去看他。”

吴丽萍也认为,只有那些真正有医疗需要的居民,才会珍惜设在邻里的疗养院等医疗设施。“当我们需要这类服务时,疗养院的位置、环境和方便度都会成为重要的考量;不需要用到这些设施的人,无法想象、体会到它的好处。”

居民没绝对支持或反对

记者走访了几个设有或计划兴建日间护理中心和疗养院的社区,从与居民的交谈中,发现部分受访者对于政府在邻里兴建疗养院的做法,没有所谓绝对的支持或反对,其态度最终取决于设施是否对他们造成直接影响。

位于金文泰4道的柑谷维生中心(The Orange Valley Life Care Centre)楼高六层,与隔邻的第341座组屋间距仅约50米,直接阻挡了部分居民的视野。

住在二楼的苏来好(56岁,咖啡店助手)说:“偶尔听得见生病老人的喊叫,也觉得风被挡住了,空气不是很好。”住在七楼的卓先生(60岁)则说:“疗养院有时确实会比较嘈杂,但我住的楼层比较高,也没有什么大影响。”



▲坐落金文泰4道,楼高六层的柑谷维生中心四周被组屋包围,与隔邻第341座组屋的间距仅约50米。(谢智扬摄)

▼人口老化的问题正在影响着我国各方面的现行政策。(档案照片)

“不满政府在社区邻里兴建护理设施的‘邻避’(Not in my backyard, 简称NIMBY)事件过去一年频频发生。在我们迈入快速老龄化社会,在护理设施进入邻里将是必然发展趋势的当儿,让居民敞开心怀欢迎护理设施进驻邻里,达到‘牺牲小我,成全大我’的理想社会形态,既是有关当局的挑战,也是居民心态从认识土地局限到关爱社区的必要调整和提升。”

文@杨漾 yangyang@sph.com.sg

「邻避」心理 VS 理想社区

如果妈妈没中风

医疗设施走入邻里是必然趋势

社会迈入老龄化时代,把养老医疗设施带入邻里,将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。

卫生部老龄化课题策划司司长张静文接受本报访问时强调,这是为配合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原地养老(Aging in place)计划策略之一。

政府在今年财政预算案上宣布,将大幅度增加长期护理服务的基础设施,在2020年前,让疗养院、居家护理服务、日间护理和复健设施增加一倍。

卫生部政务部长许连端博士今年2月在回复本报访问时说:“为了方便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安享晚年,不论是建在现有的组屋底层,或是并入新组屋区的发展项目中,多数乐龄日间护理中心将建在住宅区中心。这是为了让长者能在靠近住家的地方享有完善的社区和医疗照顾,也让白天需要出外工作的家人能够放心。”

每个选区都可能兴建医疗设施

政府国会卫生委员会主席蓝彬明医生受访时也强调,社区兴建医疗设施是

不可避免的,今后它可能出现在本地每个选区中,而不光是几个特定的选区。

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,全岛目前有66家疗养院和54家日间护理中心,其中41家护理中心设在组屋底层。

张静文说:“社区里的老人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,我希望国人对人口老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,并为这个趋势做好准备。”

一直负责与居民对话的张静文坦言,自己对一再出现的反对声浪不感惊讶。她说,政府与国人有不同考量,两者要如何配合确保设施如期建成,同时又要考虑到居民的利益,是“不简单的事”。

她强调,除了照顾老人的医疗需求外,他们的心理需求也必须考虑在内。她说:“原地养老很重要的部分是保证老人的生活素质,我想,他们要的并不是长命百岁,而是希望被社区接受,同时有家人爱护。在与碧山居民的对话会上,有一名老人就说,政府做这些是好的,但不管做什么,我最想要的是孩子可以来看我。”



每个老人都是社区的一部分

新加坡慈怀理事会(Singapore Hospice Council)主席兼HCA慈怀护理总裁阿齐利瓦尼医生(Akhilswaran)认为,在邻里兴建医疗设施,可为老人营造旧时的甘榜氛围。

他说:“很多长期病人在住院时会想念老朋友,也希望继续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,将甘榜精神延续下去。”

宜康医疗保健集团受访时指出,集团自1987年成立来,所有八家疗养院和医疗中心都选择在交通便利的邻里住宅区里,如万国、蔡厝港和蔡厝港。交通便利是疗养院选址的一个重要因素,以便亲友探访。

发言人说:“我们一直鼓励住院患者和家人保持亲密的关系,正面情绪可以帮助复健。每个老人都是社区的一部分,不应因年龄和病情被排斥在外。”

“我想这类设施无论在哪个住宅区都会有人投诉,但如果只因觉得它不吉利的话,组屋单位中不也有人死去?但居民的反对意见没所谓的对错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,我们可以听一听,但也希望他们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也会老。”——程文华(34岁,待业,大巴窑)

“这是政府关心人民的一种表现。事情发生时,反对的人才会觉得这是好事。政府有他们的考量,不可能完全听人民意见办事。任何决定都会有人反对,我们不应只看眼前利益。”——司徒景顺(50, 德士师傅, 后港)

“如果建在我家旁边,我会站出来反对。当初买房子的時候,政府就应该跟我们说未来的计划。我们买这个地点就是看中环境好,现在有了这些额外的设施,环境就不一样了。”——吴女士(50岁,家庭主妇, 实龙岗北)

“如果在组屋楼下建医疗设施,空间都被封闭起来,晚上光线会变暗,我会担心女儿的安全。而且我住低楼,以后楼下开冷气时,冷气压缩机的热气一定会往我们家飘,影响我们的居住环境。”——黄女士(40岁,家庭主妇, 蒙巴登)

寻求居民支持须强化沟通

今年5月,蒙巴登惹兰岩株(Jalan Batu)第10座和第11座组屋居民,针对卫生部要征用组屋底层的空间扩建综合康乐医疗中心提出异议。

目前,该区第10座组屋已设有一个“朋友”乐龄活动中心,第12座组屋也有小规模的物理治疗中心。

对于扩建计划,家住第11座组屋2楼的黄先生(38岁,金融业)表示心情复杂。

他直言:“我们并不是反对政府兴建老人设施,但钱要花得值得,政府应该建一座正规的新建筑,而不是在我们家楼下搭几个房间而已。”

对此,卫生部发言人受访时指出,计划修建的综合医疗设施是在现有设施基础上的扩建,以应付未来可能增加的老人需求,因此并不是以兴建更多医疗中心为主要目的。

卫生部将扩展现有的“朋友”乐龄活动中心,提供更多日间护理和活动,也会在组屋底层开设正式的复健中心。目前位于第12座组屋的复健中心只

是暂时向居民委员会租借,待新中心建成后,将会全部搬离。

至于为何要用两座组屋底层空间,发言人说,这是因为该地点符合设施兴建的技术要求,而居民建议的其他空间另有用途。

卫生部目前正在研究居民的反馈,等时机成熟后,将再与居民沟通。

居民联名支持社区护理设施

在社区兴建医疗设施里不断出现居民的反对声浪,却也不乏居民挺身而出支持护理设施走入社区的计划。

在蒙巴登130名居民发起联名支持后,又有500名居民发起联名支持活动。

今年2月,马林百列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也在互联网上发起了“我同意在自家楼下或住宅区里建养老机构”(Say Yes to Eldercare Services)的联署活动,声明“近来频频有居民反对在自己的住宅区建设养老设施的新闻,令人感叹社会的价值观被扭曲。”

卫生部将探讨新组屋区预留空间

在护理设施进入社区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下,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提议,有关部门或许可在居民购房前就做出通知。

卫生部对此指出,目前正和其他相关部门探讨今后在新组屋区预留空间,并预先规划医疗设施的可能性。

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说,设施建成后,有关当局应该继续和居民进行沟通、解释,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设施的重要性,而不仅仅把它视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外来建筑。

裕廊集选区议员李智陞则指出,举办对话会非常重要。他说:“很多基层领袖认为,要减少居民的负面反应,应让他们了解设施是对社区有用的。另一方面,兴建的地点和设计须经过深思熟虑,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居民的不便。”

张静文透露,政府选择兴建邻里护理设施地点的过程其实相当漫长,考虑的因素包括地点是否够大,周围环境、

交通是否便捷,有没有基本设施如水电等。当然,最大考量是政府的整体土地规划,一旦决定后会再跟不同政府部门沟通。而在与居民见面前,当局也已向该选区议员和基层领袖汇报,并收集反馈。

她坦承,工作小组一直在检讨如何与受影响的居民更好地沟通。“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加强整个护理设施的概念,如建筑的内外设计。我们也在积极收集意见,希望把疗养院设计得更亲民,设施更多元化,让它成为更多居民可享受的公共资源,而不只是单一用途疗养院。”

另外,加强公众的了解也是当务之急,她说:“我参加对话会后发现,很多居民不清楚疗养院的概念,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像医院,不吉利。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跟国人多做沟通,为他们详细介绍不同医疗设施的功能。”

她也强调,那些已建在社区中的疗养院或护理中心,可适当地敞开大门,邀请居民参观,基层组织也可鼓励居民多参与社区服务,通过实际接触消除误解。